

LOS SIETE LOCCOS

Roberto
Arlt

七个疯子

[阿根廷] 罗伯特·阿尔特 著 欧阳石晓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ROBERTO
ARLT

LOS
SIETE
LOCOS

七个疯子

[阿根廷] 罗伯特·阿尔特 —— 著
欧阳石晓 ——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个疯子 / (阿根廷) 罗伯特·阿尔特著; 欧阳石晓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0. 4
ISBN 978-7-5411-5546-8

I. ①七… II. ①罗… ②欧… III. ①长篇小说—阿根廷—现代 IV. ①I78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19227 号

QIGE FENGZI

七个疯子

(阿根廷) 罗伯特·阿尔特 著 欧阳石晓 译

出品人 张庆宁
策 划 周 轶
责任编辑 苟婉莹
封面设计 尚燕平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崔 娜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3 mm × 210 mm 开 本 32 开
印 张 9.75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20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2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546-8
定 价 5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目录

第一章

惊讶/001

心理状态/003

街上的恐怖/008

一个奇怪的男人/011

憎恶/017

发明家的梦/023

“占星家” /028

“忧郁的皮条客” 的看法/039

受辱者/050

层层黑暗/066

耳光/071

因罪而“生” /083

提议/087

在树上/100

第二章

支离破碎/106

无邪与无知/111

黑屋子/114

通告/118

痛苦的工作/122

绑架/128

第三章

鞭子/133

“占星家”的演说/144

闹剧/162

“淘金者” /179

“瘸女人” /186

在洞穴中/197

埃斯皮拉一家/215

两个灵魂/224

内心生活/243

一桩罪行/248

潜意识的感受/255

显灵/269

自杀者/276

挤眼/288

译后记/297

第一章

惊讶

在推开经理办公室磨砂玻璃门的那一刻，埃尔多萨因就想要退缩；他知道自己完蛋了，但为时已晚。

等待着他的是经理（矮壮的身材，野猪头，灰头发剪成“翁贝托一世”^①的模样，鱼一般的灰色瞳孔发出严厉的目光）、会计瓜尔迪（瘦小，舌灿莲花，目光犀利）和副经理（野猪头经理的儿子，三十出头的英俊单身汉，头发全白，外表看起来愤世嫉俗，嗓音嘶哑，目光像他父亲那样咄咄逼人）。经理埋头在看账簿，副经理躺在安乐椅里，腿搭在椅背上摇晃，瓜尔迪先生毕恭毕敬地站在写字台边，三个人谁也没有回应埃尔多萨因的问好。只有副经理抬起了头：

^① Umberto I (1844—1900)，萨伏依公爵和意大利国王。——译者注

“我们接到举报，说您偷了我们六百比索。”

“六百比索零七分。”瓜尔迪先生一边将吸墨纸放在账簿上经理刚签过字的地方，一边补充道。于是，经理仿佛费了好大劲儿似的，转过他牛一般的脖子，抬起头来。他的手指套在背心的扣眼儿里，半闭着的眼睑之间发出敏锐的目光，不带怨气地看着埃尔多萨因憔悴且呆板的面庞。

“您怎么穿得这么破烂？”他质问埃尔多萨因。

“收款员的工资少得可怜。”

“您偷走的钱呢？”

“我没偷钱。那都是谣言。”

“那么，您愿意交出账目咯？”

“如果你们需要，今天中午就可以。”

这句回答让他暂时得以喘口气。三个男人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副经理耸了耸肩，在他父亲的默认下，说道：

“不用……您的时限到明天下午三点。把账簿和收据都带来……您可以走了。”

这个决定太让他惊讶了。他悲哀地呆立在那儿，看着他们三人。是的，看着他们三人。他看着自称社会主义者但却对他无尽羞辱的瓜尔迪先生，看着傲慢地盯着他褴褛的领带的副经理，也看着僵硬野猪头的经理从半闭着的眼睑之间向他发出愤世嫉俗且猥亵的灰色目光。

然而，埃尔多萨因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想对他们说些什么，但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想让他们明白压在他生活上的巨大不幸；他呆在那里，悲哀地立着，黑色的保险箱在他眼前，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他感到自己的背越来越弯曲，同时手指紧张地卷起黑色遮阳帽的帽檐，目光愈发鬼祟，愈发哀伤。接着，他突然问道：

“那么，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

“我的意思是，我今天可以领工资吗……”

“不可以……把所有的收据都交给苏亚雷斯，明天下午三点带着所有东西来这里，不要忘了。”

“好的……所有的……”然后他转身，没有告辞就走了出去。

他从智利街一直走到科隆大道。他感到被逼入无形的绝境。阳光将倾斜街道内部的污秽暴露无遗。各种各样的念头在他的脑袋里翻腾，要想把这些念头理清楚也许要花上好几个钟头的时间。

后来，他想起自己竟然没问问他们，究竟是谁告发了他。

心理状态

他知道自己是个小偷。但他不太在意自己被贴上什么标签。也许小偷这个词并不能体现他的内心状态。是另一种感受，是一个形成了回路的沉默，像一根钢柱般插入他的脑颅，让他对与自己的苦难无关的事物毫无知觉。

这个沉默且黑暗的回路打断了埃尔多萨因思维的连贯性，在推理能力退化的情况下，他无法将叫作家的地方与那个被称为监狱的机构联系起来。

他像发电报那样思考，省去介词，这让他精疲力竭。在那些死气沉沉的时光里，他完全可以不露痕迹地犯下任何一种罪行。当然，法官是无法理解这个现象的。但他的内心已被掏空，他不过是一具空壳，在惯性的作用下机械地移动。

他继续去糖厂上班并不是为了偷更多的钱，而是因为他在等待着某件不寻常的——非常不寻常的——事情的发生，让他的生活发生意料之外的大转变，把他从即将来临的灾难中解救出来。

他日复一日地像梦行者一样游走在这一梦境般让人忧虑的氛围中。埃尔多萨因将它称之为“痛苦区”。

在埃尔多萨因的想象中，这个区域位于城市上空两米的地方，其图示类似于地图上的盐田或沙漠，是由许多黑点形成的椭圆，黑点如鲱鱼鱼子般密密麻麻。

这个痛苦区是人们受苦受难的结果。它像一朵有毒的云，缓缓地从一点滑到另一点，穿过墙壁，越过建筑，却能保持它扁薄且水平的形状；二维的苦痛将喉咙割断后，留下抽噎的余味。

当埃尔多萨因第一次因绝望而感到恶心时，他就是这样向自己解释的。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问自己，也许是想弄清自己焦虑的源头，那焦虑让他渴望明天不再只是今天在时间上的延

续，而是某种完全不同、出乎意料的东西，就如同北美电影的情节发展一样——在那里，昨天的乞丐在今天突然变成某个秘密社会的老大，而昨天普通的打字女孩在今天则是隐姓埋名的百万富翁。

这种无法被满足的对奇迹的需求——因为他是一个失败的发明者，一个即将被关进监狱的罪犯——为他随后的担忧带来一丝挫败的酸楚，像嚼过柠檬的牙齿一般刺涩。

在这种情况下，荒诞的想法也随之而来。他甚至想象到，有钱人在厌倦了不幸者的诉苦后，建起由马车拉着的大铁笼。精心挑选的强壮的刽子手用捕狗的绳套套住不幸的人，埃尔多萨因清晰看见这一幕场景：一位身材高大、披头散发的母亲，追着笼子奔跑，她独眼的儿子在铁栏后面冲她大喊，直到“看狗人”听烦了叫声，用套头狠狠打她的头，将她打昏过去。

在噩梦褪去后，被自己吓坏了的埃尔多萨因自言自语道：

“但这是什么样的灵魂啊？我拥有的是什么样的灵魂啊？”他的想象力依然被造成刚刚那个噩梦的马达推动着，他继续说道，“我应该生来就是当仆人的命，那种喷着香水的卑贱的仆人，他们为有钱的妓女扣上乳罩的扣环，而妓女的情人则懒洋洋躺在沙发上抽烟。”

他的思维再一次跳跃，这一次跳到了一栋豪宅地下室的厨房里。在桌边有两个女佣、一个司机，以及一个卖吊袜带和香水的阿拉伯人。在这一场景中，埃尔多萨因穿着一件短到遮不住屁股的黑色西装，系着白色的领带。突然，“主人”叫他——那个男人的外貌是他的翻版，唯一的区别是前者没剃胡子，并

戴着眼镜。他不知道主人想要他做什么，却永远不会忘记离开房间时男人看他的奇怪眼神。他回到厨房，当着开心的女佣和沉默的阿拉伯鸡奸者的面，和司机说着下流话。司机在讲述自己如何勾引了一位贵妇的女儿，一位非常年轻的姑娘。

他再一次对自己说道：

“是呀，我是一个仆人。我骨子里就是一个仆人。”他咬紧牙齿，从作践自己、侮辱自己中获得满足感。

另一次，他看见自己从一个虔诚的老处女家里走出来，逢迎地提着沉重的夜壶，恰巧在那一刻碰见了常来家里的神父。神父微笑着，不动声色地对他说：

“埃内斯托，宗教作业完成得怎么样了啊？”无论是他、埃内斯托、安波罗修或何塞，都将卑微地过着淫秽伪善的仆人的生活。

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一阵疯狂的痉挛让他全身颤抖。

啊，他早就知道！他在无缘无故地侮辱亵渎自己的灵魂。他故意让自己一点点陷入泥沼，那恐惧感就好比梦见自己坠入深渊但却知道自己其实并不会死去。

有的时候，他渴望着受羞辱，犹如圣徒亲吻瘟疫患者的溃疡；那么做并非出自同情，而是为了更能配得上上帝的慈悲——尽管上帝十分厌恶如此令人作呕的寻求天堂的方式。

当那些画面从他的脑海消失，他的意识里只剩下“寻求生命的意义的渴望”，他对自己说：

“不，我不是仆人……绝对不是……”他多么想去请求妻子同情他，理解他如此可怕卑微的想法。然而，当他想起自己为

了她一次又一次地自我牺牲，他的内心充满说不出的怨怒，恨不得杀死她。

况且，他也清楚地明白，某一天她会将自己交付给另一个人，而那将会是组成他的痛苦的又一因素。

于是，在他第一次偷窃二十比索的时候，他为完成“那件事”如此简单而惊讶。也许是因为他以为就他当时的状况而言，自己是无法应对偷窃所需要考虑的一系列问题的。他在后来对自己说：

“只不过需要下定决心，然后去完成它罢了。”

“那件事”减轻了他生活的负担，通过“那件事”赚钱带给他奇怪的感受，因为钱来得太容易了。让埃尔多萨因感到不安的并非偷窃本身，而是担心小偷这一身份会被写在他的脸上。他不得不偷窃，因为他的工资太微薄了。八十，一百，或一百二十比索，取决于他收取的金额，因为工资是从他所收取的金额中提成。

于是，在某些日子，身上揣着四五千比索，饥肠辘辘的他却要忍受人造革钱包的臭味，钱包里是钞票、支票、汇款单和持票人票据堆积起来的幸福。

尽管他家从很早起就被贫穷腐蚀，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未想过偷公司的钱。

他的妻子因生活的窘迫而责怪他；他沉默地听她指责，然后在一个人的时候，对自己说：

“我又能怎么办呢？”

当那个念头滋生，当他想到可以偷老板的钱的时候，他感

受到发明家一般的快乐。偷窃？他怎么之前从没想到过？

埃尔多萨因惊讶于自己的无能，甚至谴责自己缺乏主动性，因为在那个时候（叙述发生的三个月前）他太需要钱了，尽管他每天经手的金额与日俱增。

而他的计划之所以轻松实现，还得要归功于糖厂的管理混乱。

街上的恐怖

毫无疑问，他的生活是奇怪的，因为有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希望就会将他抛上街道。

于是，他会搭乘公共汽车，在巴勒莫或贝尔格拉诺下车。他在寂静的大道上沉思，自言自语道：

“一个少女将会看见我，一个身材高挑、脸色苍白的孩子，全神贯注地驾驶着她的劳斯莱斯。她悲伤地驾着车。突然，她看见了我，明白我将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爱人，她的目光（在此之前，那目光是对所有不幸者的侮辱）落在我的身上，双眼饱含泪水。”

幻想在痴妄中展开，与此同时，他缓缓走在高墙和绿色芭蕉树的阴影中，三角形的影子落在人行道的白色马赛克上。

“也许她是个百万富翁，但我会对她说：‘女士，我不能碰您。即使您想要把自己交付给我，我也不能碰您。’她会惊讶地

看着我，然后我会说，‘一切都是徒劳，知道吗？都是徒劳，因为我已经结婚了。’但她会给艾尔莎一笔钱，让她和我离婚，接着她就会和我结婚，我们会开着她的游艇去巴西。”

“巴西”这个名字让单调的幻想变得生动起来，气候炎热且恶劣的巴西浮现在他的眼前，岩石峭壁从粉色和白色的海岸线坠入温柔的蓝色海洋。此刻，少女早已脱去悲伤的外表，在她白色丝裙下是一个女学生的模样，一个微笑着、害羞又大胆的女孩。

埃尔多萨因心想：

“我和她永远都不会有性生活。为了让爱更持久，我们将遏制住欲望。我甚至不会亲她的嘴，而只会吻她的手。”

他想象着，如果这件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成为现实，幸福将会净化他的生活。然而，他也知道，让这个荒诞的想法成为现实比让地球停止转动还要困难。于是，他带着淡淡的怨恨忧伤地对自己说：

“好吧，我会成为一个‘龟公’。”突然，一种超乎寻常的恐惧让他失去了理智。他感到自己仿佛被架在车床的钻头下，血液从灵魂所有的裂缝中涌出来，理智被麻痹了，痛苦也变得迟钝了，他发疯似的寻找妓院。在那一刻，他体会到了欺骗的恐惧，那恐惧是如此明亮，仿若硝石矿在阳光下强烈的聚光。

他被一股外力推动着前行，那股盲目的力量紧紧抓住那些第一次意识到监狱近在咫尺的倒霉蛋，引诱他们去玩牌，或者玩女人。也许他们想要在纸牌或女人那里找到一剂残忍且悲伤的安慰，又或许是想在最卑微堕落的事物中寻找一丝纯洁，将

自己彻底救赎。

在炎热午后的黄日下，他走在人行道发烫的马赛克上，寻找最污秽的妓院。

他专门挑选那些门厅散落着橘子皮和烟灰、加了铁丝网的玻璃窗用红布和绿布遮起来的妓院。

他带着死去的灵魂走了进去。在内院的方形蓝天下，通常摆着一张黄褐色的长凳。他疲惫地躺在长凳上，忍受着老鸨冰冷的目光，等待妓女出来——那些女人要么瘦得可怕，要么胖得惊人。

妓女从门半开着的房间里冲他喊叫，能听见房间里男人穿衣服的声音。

“亲爱的，进来吧？”埃尔多萨因走进另一间房，耳朵嗡嗡作响，一团雾气在他的眼前旋转。

随后，他斜靠在被漆成猪肝色的床头，坐在罩着床单的毯子上。毯子被短靴弄得肮脏不堪。

他突然想要哭泣，想要问问那个难看的荡妇究竟什么是爱，那个天使合唱团在上帝神位的脚下歌颂的神圣的爱。然而，痛苦塞住了他的喉咙，恶心让他的胃一阵痉挛。

当妓女不停摸索的手终于在他的衣服上停下来时，埃尔多萨因在心里对自己说：

“我这一生都做了些什么啊？”

一束阳光从布满蜘蛛网的气窗斜裁进来，妓女的脸贴着枕头，一条腿放在他的腿上，手指慢慢移动。与此同时，他悲哀地自语道：

“我这一生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啊？”

突然，他感到良心不安，想起即使生病也不得不坚持洗衣挣钱的妻子。于是，他为自己感到恶心，从床上跳了起来，把钱给了妓女，连碰也没碰她就逃向了另一个地狱，花掉了那不属于他的钱，在从未停止咆哮的疯狂中越坠越深。

一个奇怪的男人

早上十点，埃尔多萨因来到秘鲁街和五月大道的交会处。他明白监狱是自己唯一的出路，因为巴尔素特绝对不会借钱给他。突然，他整个人惊住了。

在咖啡馆的一张桌子边坐着药剂师埃尔格塔。

他的帽子遮住了耳朵，拇指摸着肥胖的肚子，低垂着头，蜡黄的脸上呈现出尖酸傲慢的表情。

他凸起的双眼发出呆滞的目光，粗大的鹰钩鼻，松弛的脸颊，下垂的嘴唇，看起来像个白痴。

他时不时地将下颌靠在拐杖的象牙手柄上，结实的身体把桂皮色的西装塞得满满的。

他那副漠不关心、百无聊赖的流氓表情让他看起来像拐卖妇女的人贩子。突然，他的目光意外地遇见了埃尔多萨因的目光，药剂师满脸放光，露出天真的笑容。在与埃尔多萨因握手时，笑容依然挂在他的脸上。埃尔多萨因心想：